

天
府
廣
記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八

寺廟

晉像觀音寺天福中僧道翊所造後漢乾祐中僧從勣以佛舍利親安大士頂兀木入臨安宋高宗遜於海遊與玉帛圖籍俱航而北僧志完率徒以從至燕郡城西五里玉河鄉建寺名之天順壬午及成化丁酉俱重修

晉嘉福寺唐改龍泉寺即今潭柘寺也寺西鵝尾自潭中湧出奇偉之甚昔謂有柘十萬章今亡矣僧新種者存其名耳燕嘯謂先有潭柘後有幽州此寺之最古者也

後魏尉使君寺建於元象元年戊午幽州刺史尉萇命造後改
為智泉寺武則天時改為大雲寺開元中改為龍興寺在
忠寺前隋造塔藏舍利處

隋舍利塔建於仁壽二年壬戌正月初文帝為太子時有梵僧
以釋迦佛舍利遺之至登極勅天下大州建舍利塔時幽州
節制竇煥造五層木塔扁舍利於其下至唐文宗大和八年
塔災宣宗大和丙寅得石函於故基下移置於憫忠寺多寶
塔大德宗中和壬寅又災延燒憫忠寺樓臺俱燼昭宗景福
壬子遭舍利於閣內

隋天王寺今之大寧寺開皇中建唐開元中修明正統中重修

始改今名內有塔高十三層每七現光其影入殿之門窓隙
內一塔散為數十塔影皆倒也

唐火神廟在皇城址貞觀中建元至正六年重修萬曆三十三年始僧碧及後有水亭可望北湖

唐吉祥寺在城西南隅萬曆丙午重修改名石燈庵改修時於地掘得石燈上刻唐人所書心經萬曆中翰林黃輝陶望齡集縉紳於此放生後林增志踵行之尤盛

唐憫忠寺建於貞觀十九年太宗憫東征士卒戰亡者收其遺骸瘞其幽州城西十餘里許為哀忠墓又於幽州城內建憫忠寺中有高閣故但以閣名唐瘞憫忠高閣去天一握是也

寺前有隋藏舍利塔所謂智泉寺也及塔災始移舍利塔於
憫忠寺中今石函尚存寺前空地即舊塔舊基

唐於泥寺在城內西隅即今鷲峰寺內有唐人石刻心經供稱
檀佛像元學士程鉅夫記云釋迦如來初為太子誕七日母
摩耶棄世生切利天佛既成道思念母恩遂升切利為母說
法優填國王欲見無從乃刻旃檀為像目捷連尊者以神力
攝三十二百升切利天諦現相好三返乃成及佛返人間王
率臣庶同往迎佛此像騰步空中向佛稽首為佛摩頂受記
曰我滅度十年之後汝從震旦廣利人天像由是飛歷西土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龜茲六十八年涼州一十四年長安一

十七年江南一百七十三年淮安三百一十七年復至江南
二十一年北京汴京一百十七年北至燕京居聖安寺一十
二年北至上京大儲慶寺二十年南還燕京內殿五十四年
丁丑三月燕京大迎還聖安寺五十九年元世祖迎入仁智
殿十五年遷于萬安寺一百四十餘年蜀僧紹乾續紀云復
必慶壽寺一百二十餘年嘉靖戊戌慶壽寺災奉迎鷲峰寺
這天啟丁卯共居八十八年計優填造像當周穆王辛卯至
熹宗丁卯凡三十六百一十餘年其說荒唐不足信然佛之
體制未紋焉也欲動非近代人所能辨

唐晉陽庵佛像刻大唐貞觀十四年尉遲敬德監造庵在宣武

門外後移受水塘古佛庵七壞移稽山會館

唐紫慧寺武德中建正統中改萬壽寺在城西戒壇

唐梵率寺今名永安俗呼臥佛寺殿前娑羅樹來自西域唐建
寺時所植今大三圍高參天

唐佑聖教寺在通州城內西北隅內浮圖十三層高三百八十
尺下作蓮花臺座高百二十丈周圍百四尺虛其中以祀神
狄斫牌板於貞觀七年歷五代宋遼金元凡八世始成塔頂
有缺矢一相傳金將楊彥昇射鏃于其上迄今猶存每天氣
晴朗塔影垂暎白河中

五代瑞雲寺李克用建今改百家寺在百花山

金陀寺即法藏寺大定中建在外城內寺中有塔七級高十
餘丈中空可登余少時讀書其旁天氣晴時輒一登北望宮
闕黃瓦參差西視兩壇松檜鬱茂西山黛色如在簷前

金護聖寺即功德寺在西湖傍水光稻花如江南明帝發陵設
帳於此宣德中僧板庵重修今改名

金雀兒庵在禪榻寺後章宗錚雀於此即行懺建庵

金昊天寺大定四年秦越公主建正統四年王振修改隆恩寺
金大定寺章宗建有詩刻石今改棲隱寺在仰山

金甘露寺即香山寺建于大定中明正統間內侍范宏重建費

銀七十餘萬傍一軒萬曆御題曰來青山有祭星臺龍駕松

夢感泉皆金章宗遺跡

遼白塔寺建于遼道宗壽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銀至元八年加銅網石欄天順二年改名妙應寺附近有青塔寺黑塔寺然寺存而無塔

元天慶寺原遼之永泰寺大安兵毀元世祖至元壬申重建明成化二年錦衣指揮朱善重修上有高樓可望天壇僧舍中有李龍眠畫羅漢十六軸元學士袁角記云至治三年三月甲寅魯國大長公主集中書議事執政官翰林集賢成均之在位者悉會于南城之天慶寺命秘書監丞李其為之主其王府之察案悉以佐執事蓮豆靜嘉尊竿漿清酒不強飲醫

珮雜錯水陸畢湊各執禮盡飲以冰飫賜而莫敢自恣酒闌
出圖畫若干卷命道其所能伴識于後禮成復命能文詞者
叙其歲月以昭示來世竊嘗聞之五經之傳左國是先女史
之訓有取于繪畫將以正其視聽絕其念慮誠不以五采之
可接而為之也先王以房中之歌達于上下而草木虫魚之
織悉因物以喻意規文以藝古審時知變其謹于朝夕者畫
夫至于宮室有圖則知夫禮之不可階溝洫田野則知夫民
生之日勞朝覲贊享是服應樂詳其儀而慎別之亦將以寓
其儆戒之道則是魯國之所以襲藏而躬玩之者誠有得夫
五經之深意夫豈若嗜奇侈聞之士為耳目計哉河水之清

上為天漢昭回萬物商雲興而英露集也吾知綠湘之續寶
勢旁連陝占者必于是乎得之泰定元年正月具官表楠記
元報國寺元中統中建于彰義街今廣寧門內後有高閣西山
翠色以手可捫前殿奇松離奇飛舞有如怒虬閣下密甍瓏
音僅高尺許寶剋綠帔暝而古倚以手承願寃是吳道子妙
画明成化中改為大慈仁寺闕入公蔣德璟記曰報國寺在
宣武門外可二里成化中重修蓋憲宗為皇太后祝釐處初
入東廊憇禪悅菴少遷入寺後總聖門禮佛兩傍各画百二
十軸皆天堂地獄變相僧云宮內送至寺者登大毘盧閣可
三十六級為王母及母兩太君遠祝華閣外通廊環行一週

備視西山若在襟袖宮闈城市在目旁精舍一技繁葩
或云梨或云杏甚艷逆行觀成化劉公定之碑出總聖門右
轉入僧房有海棠一巨叢其幹大可數圍出過後殿多松樹
及桃桃丹出過正殿則雙松怪甚矣雙松偃蓋皆數百年物
東者高可三四丈有三層西則僅高二丈許而枝柯盤屈低
亞橫斜其陰數畝此角龍髯披拂鱗皴其最修而壓地者以
數十紅架泳之因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庭寒色

元大興隆寺即雙塔寺至元中建今在西長安街有二塔一几
級一七級寺僧海雲可菴葬其下僧像尚存皆圍龍魚紫海
雲有門弟子劉秉忠贊舊有石刻金章宗飛渡橋飛虹橋六

大字嘉靖十七年燬天順元年七月禁大興隆寺僧下許開
正門鳴鐘鼓并毀寺前第一叢林牌樓香炉舊竿從地撫山
西右副都御史朱繼言也

元般若庵在北湖之南萬曆中始增宏麗改名金剛寺僧雪浪
講徒其中士紳多從之遊吳中姚現開先生著準提像讚刻
寺中

元靈福寺阜成門外縣家山寺有二寺松溪僧史歸廷壽家此
山

元祐聖王靈應廟即今鄆城淫廟在城西刑部街永樂遷都新
其廟宇內有石刻壯平府三大字半埋土中相傳尚有城隍

廟三字

元崇國寺元有二崇國寺此乃北寺元明帝至元中建寺為脫
版迹相故宅今佛座下立一幙頭朱衣老叟一鳳冠朱裳老
嫗乃其夫婦也後僧錄司右毗盧尊一像一主在馬廣孝舊
既享廟蒸嘉靖年間臣李時以髡徒不便在廟乃將其主
送大興隆寺已矣移此其像上題一偈扇破芭蕉拄杖子等
閒徹骨露風流有時搖動龜毛拂直待虛空咲點頭後番獨
庵老人題獨庵廣孝號也釋名道衍字斯道

元東嶽廟舊稱仁壽寺在朝陽門外元真人張面孫買地大都
齊化門外擬為宮以祀東嶽大帝未成至治壬戌其徒吳全
節始畢工賜名仁聖宮泰定乙丑魯國大長公主出資鉅萬

更為寢宮又賜名昭德殿其像乃昭文館學士劉元手製兩
傍侍臣倣唐開國功臣像為之故赫上有生氣劉元字秉元
賢抵人官至昭文館大學士正奉大夫秘書監卿

元石湖寺在德勝門內北湖之傍水從玉泉入城聚為一湖水
色逆香最稱勝景寺後為方副老園

元鉄牛廟在舊燕城東而有土埋鉄牛露脊元人立廟祀之

元昭應寺在西阜城門外至元中建正德八年重建

元法王寺在高梁橋西北今改廣通寺七四角有石樓望高梁

橋柳色如画

元從容庵元僧萬松老人建所著有從容錄今碑塔尚存在宣

武門內乾石橋北

元碧雲庵在西山建於耶阿利吉正德中內監于絃托之為寺
絃以佞倖得罷于通濤等處開設皇店歲報工銀八萬兩餘
以自飽乃為寺於香山而立塚域於後所費以萬計嘉靖
初下獄死籍其家天啟三年內瑞親忠賢重修土人呼為于
公寺

朝天宮在皇城西北元之天師府也宣德中倣南都之制建三
清教通明殿又建普濟景德崇制寶藏佑聖靖應崇真文昌
玄應几殿至成化十七年重修天啟六年五月二十一日災

止存張真人府七設道錄司元三牌存是年五月初六日下
恭徽地雷裂地十餘丈傾屋萬計斃人三千餘至二十一日
朝天宮殿門紫閣火發于丙寅月初五日地大震十里

崇真人元以為天師洪武去其書稱伴為真人改天師印為大
真人印後授六品銅印曰龍虎山正乙玄壇之印永治開賜
玉印文曰陽平治都功印蓋天道陵宮印其文如此而陽平
治即蜀之陽平山二十八治之一道陵黃巾起處也隆慶元
年盜奪其玉印萬曆二年重賄馮保獲給

翔雲宮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
靖中復建吳棟通明殿東懋薩尼殿西弼王帥殿而殿前有楹

為雷所擊其枝委地如屏

靈濟宮在皇城西北王闕金闕二真人永樂十五年建成化十
六年重增宏麗凡遇大禮朝臣先習儀于朝天宮七殿乃習
儀于此崇禎十五年科臣左懋第疏言二真人乃叛臣之子
下置受朝臣拜跪請以帟幘隔之報可

建壽寺在翰家山永樂時內臣剛欽請雜從誣有功德於此

真覺寺在阜城門外永樂中建至成化九年建石臺高五尺許

六 列五塔

弘光寺在香山宣德中內侍鄭同建同高麗人散其國毘盧殿
之制作圓紋供是盧門內松徑作盤最為幽勝

順天保明寺天順中建俗稱皇姑寺正統八年征之先陝西呂
尼唯馬諫而元及復辟乃為建寺肉身尚在寺中

碧霞元君廟在城外東南弘仁橋成化時建弘仁橋元時呼為
馬駒橋邠人最重元君祠其在麥庄橋北者曰西頂在草橋
者曰中頂在東直門外者曰東頂在安定門外者曰北頂之
西直門外高梁橋北亦有祠每月朔望士女雲集

極樂寺在阜成門外成化中建寺有牡丹園春日游履恒滿因
有高樓出階士辰進士曠鳴鶴必欲登之寺僧以久腐不池
間曠不聽而登火發曠與樓俱燼蓋嘉靖庚戌詔城寺燬將
火葉于此莫酒者火禍之而作也

開國寺在天壇北天壇時建內有貫休所畫羅漢十六軸僧崇
相各像以贊僧崇左壁有董文敏其昌書佛成道記天啟二
年刻石

隆慶寺天順間建萬曆己酉重修後有一堂曰淨土社

弘善寺在左安門外所謂常公寺也正德中內侍常霜建寺後
有西附海棠二株高二尋每開爛如堆繡香氣滿寺昔人恨

海棠無香恨之寺東臨池一亭：後假山極其幽勝

龍華寺在德勝門東成化三年建萬曆五年重修寺中供御臨
田八百畝苑如江南楚剎則曰南畝思懶亦於此來開掘是

大隆福寺景泰四年建柱其鉅麗大法堂石欄乃而成閣殿殿
物撤用于此

景泰七年五月大隆福寺修佛會有回上進餐並持斧入寺
破衆僧頭一僧死遂上佛殿放火燒燬佛經并壞門窓等物
捕獲斬之蓋回回以佛座下皆伊國人像故狂念也

摩訶庵在阜成門外八里庄嘉靖丙午建

都人王崇簡記曰予少時獵西郊偶過摩訶庵見石工勒金
剛經集篆于石呼僧問之庵上人曰此汪中丞所濟之古集
篆也其始青衣鼓柁於黃連洲境垣間一篋浮水上觸舟視
之故疑沒載舟夜則見物恍惚呵獲驚告中丞於日中辨之

為古集篆金剛經中在欲刻之金陵旋以撫軍雲中未果其
門人洪度刻木相贈且告之故感此奇因慙勒之石以示久
遠并募士大夫楷書於後余為之嘆異嘗聞金剛經之有集
篆始於五代僧夢英集十八體宋僧道宣增成三十二體此
或是在七亡何編文法書焜耀壁上時萬曆戊午己未之際也
予頻年讀書卷中夕燈晨磬瞻眺獨久甲申避寇竄伏庵中
流連而去迨歸未妨墟半落風景非殊石經之室巍然而上
人已九十老矣三十年來余初見刻石于承平之時遊覽于
閑暇之日以至喪亂餘生人物灰散猶得見此經石俛仰今
昔不知涕泣之無從也一日上人命諸孫元長聞因謂余知

剡石岡緣局為著其意求汪中丞序不可得長春寺僧性柔
出以相質為擬其大畧而識之亦以見余之瞻依此經久也
也汪中丞名可受號靜峰黃梅人廡上人名性宏元長名寂
善聞因名寂惠

萬壽寺萬曆五年建大瑞谷大用寺基慈聖李太后出資鉅萬
命太監馮保督造寺懸永樂時所鑄大鐘內外書華嚴八十
一卷名曰華嚴鐘按鐘在漢經廠此其一也廠在德勝門內
舊踣高二丈餘濶一丈餘者尚有十數作地上皆楷書佛經
端勁如帖非沈度夏景不能也

十刹海在龍華寺前萬曆中陝西僧三藏建

十佛寺萬曆九年孝定皇太后建內供高麗所供尊天二十四身阿羅漢一十八身像貌詭異

西城雙林寺在阜成門外二里溝萬曆四年建佛作西番變相
興教寺在雙林寺東成化中建

藥王廟在天壇北戚畹李成銘建

長椿寺萬曆四十年孝定皇太后建在宣武門外針街

都人米萬鍾水齋禪師傳云長椿寺水齋大師者名明暘故

中山郡鹿氏子陰入母腹已立禪于嘉靖三十八年七月卜

有一日生泡膚雖蒙識田無染見僧而悅聞佛而稱鎮星甫
週即從剝落嗣法本郡慈氏寺太和座下餐麩洗立筆修苦

行入越暑霜色腰叅請初受記慕嶺不二和尚謂當十方弘
濟大原宗風某甲不當汝師再走雲霧山謁無窮長老心口
印可派言師矣自是三十餘年間普陀大士峨眉普賢菩薩
少林達摩祖師道場躬親頂禮往來五臺終南伏牛茅山普
行籠蓋一切諸苦編絃罔攝其在中臺古松和尚問師云空
殿中是甚魔師默然玄對當體全空頓見本來心地為然指
以謝復于普陀問大智禪師云如何是生死答云生死原是
大智師了然更然一指矣背八十一炷如華卷數乃去通天
和尚者峨眉老宿也問師西來意暗天日頭出下雨地皮濕
說破無生話只恐信不及又問識得麼師左指天右指地不

史下一語批錄既投衣法授授二十七代之燈儀師重別蓋
定是師復然一指通前而三矣畧述苦行寔唯饑數嘗別休
肉半斤于伏牛兼刺骨懸耳立禪一年負椽求飼虎于本山
暨大滂者前後共六年其臨崖瀝水以供僧細事爾最後來
京師以水齋著人號水齋師先期不食七再七後然後叩水
日款以為常初師持之終南三閏月已持之京師黑雲殿一
年鶯峰寺一年宣武門外茶庵五月嗟夫月光水現未罷齋
報而澄滌腸存乎神化方之于師行獨苦矣雖然苦行云者
世俗目師之強名師固不知孰為苦孰為非苦也惟知空各
身以空一切示無揀擇而已矣聖母太皇太后皇帝陛下寔

無忌之賜金宗欽命焚修勅建大華嚴寺于永樂店再建大
祿長塔寺于今所壽勅師齋內帑普賜而海諸淨刹及勅建
八十八佛道場于休武師之宏也斯十方弘濟大德
宗風者哉

慈慧寺在平則門外萬曆八年勅僧慈庵建寺後蜘蛛塔巖太
史黃輝有碑記其事

慈庵博學深于禪理士大夫多與之遊當逆瑞慈慧人階對
嶺一峯建慈慧因至京人世瑞不敢遊問慈庵寺停寺中矣
中地慈長先生日相問殿門外蓮者味立不顯也及慈同元
西市慈庵使人收其屍欲埋寺傍崇禎初歸蕭州雷魚之窟

上准令其子以屍歸。生人莫知其處。愚卷引示之人誦其高義。

黃慎軒釋名。子之萬曆中為舉子。講官時。神宗寵鄭妃。中宮失歡。甚不得所。釋開小中。瑞言輒掩泣。一日與同鄉科。王德完言及流涕不止。王感動曰。公為一疏。我上之。輝即草一稿付之曰。宜再斟酌。德完曰。無可更改。當時投進。內大怒。令瑞求衛繫。逮德完下獄。廷杖拷問。同謀主使之。衆為呼危。輝每日周旋。德完飲食不少。避諱後。德完以罪謫。出國門。輝獨送。送黑。性好佛。誦如僧。一日忽有萬僧。齊至其寓。輝怪問之。咸曰。三日前曾有帖。傳致寔。無有七知。有人相忌。遂

辨疾婦

慈壽寺在阜成門外八里萬曆丙子慈聖皇太后建寺有塔十
三級高八雲表後寧安閣穆太后手書又後有九蓮菩薩像
嘉禧寺在阜成門外二十里萬曆中建中有御書聯

天主堂在宣武門東構于西洋利瑪竇自歐羅巴航海九萬里
入中國崇奉天主所畫天主乃一小兒婦人抱之曰天母其
子臂斗翼皆隆起儼然如生人所印畫冊皆以白紅一面反
畫印之字皆傍行其書篆法如宋板式外以漆草蓆之外用
金線屈戍鈎絲所製有簡平儀籠尾車沙漏遠鏡尺鏡天琴
之屬

將總環球邪集序向與西士游第知其曆法與天地球日各
從主諸冕以為工不知其有天主之教也此讀其書第知其
竊吾儒事天之旨以為天主即吾中國所奉上帝不知其以
漢文帝時耶穌為天主也其書可百餘種編與弗統而述其
人不婚不宦願勝于火各詣衲予以是不與之絕比各崇家
廟奉先而西士見過謂予此儒家主當更有大主公知之乎
予笑謂天主則上帝也吾中國惟天子禘祀上帝餘無故于
者若儒家性命之學則畏天敬天無之非天安有画像即其
之恐不是深目高鼻一潔鬍子耳西士亦語塞或曰佛自西
來作佛像利氏自大西來亦作耶穌像以大西神西以耶穌

抑非敢抗吾孔子然傳之徒非之而孔子之徒顧或從之
首河也未幾當道獄所司逐之燬其像折其居而株擣其黨
事急乃控于予予適晤視祭曾公曰其教可斥遠人則可於
之曾公以為然稍寬其禁而吾漳黃君天香以故部集見示
則若以其教為必亂世而亟為建鼓之攻又若以予之斥其
教而毀其人為異于孟子距楊墨之為首予謂孟夫子兼程
說甚峻然至于揚墨進而歸則受之而以招放豚為適今亦
而止進而歸之候夫愚自以為善學孟子將不改以造之所
憚功不在高下耳且以中國之尊賢聖之衆聖天子一統之
威何所不容回夷八館現有譯字之官而僧七王亦賜關款

之說即近議修曆亦令西士與欽天分曹測定以之斷重
議一連示無外而已原不足張也。軀則何雅之有孝文即曰
道之原道其功甚宏早未開明先王之道以道之而敷廣其
吾亦不心予固以此意廣黃君而後嘆邪說之行無使愚民
為所惑齊吾未能明先王之道之咎而非邪說與愚民之咎
也。白蓮圖者諸教入其党者解首就戮意欲求之然則黃君
破邪之書其亦策西士而思以全之與即謂有功乎西士可

矣

天府廣紀卷之三十九

石刻

周宣王石鼓文在國子監廟門內京師石刻莫古於宣王雖為
矢其形如鼓其數盈十蓋周宣王殿之石史籍之述也舊在陳
倉野中韓昂為博士時請于祭酒欲與之太學不從鄭餘慶
遠之鳳翔孔子廟柱五代之北遂至散夫宋司馬池和鳳翔
並立府學處已失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被足大建二年歸
汴京記以金填其文初致之辟雍後移至寶和殿舍人破泮
立于燕置王宣撫家後移大興府學元皇慶移置文廟戟門內

其文漫滅不可讀清迪音訓載四百九十四字薛尚功帖載四
五：十一字今存三百二十五字

楊用修慎曰此文在太學清迪有音訓凡四百九十四字予
得唐人拓本于孝文正先光凡二百二字蓋全本也常刻之
本以傳矣蓋都元敬金監篇刻梅園廣文選所收仍是殘缺
四百九十四字本蓋亦未見此也

陞文裕深曰石鼓詩先儒辨論至多蓋風雅之遺云鼓今在
北監予為司業祭酒時慮其泐也欲局鑄之而不果刻有樹
碑一元司業清迪以今文寫之仍其舊闕清碑與鼓積有存
亡矣清廷大德間虞文靖公集助鼓成均時常謂十鼓其一

已無字其一性存數子滿床相去不遠其言如此今去之又
將二百年石可知矣詩之存者順觀諸家文字集錄以傳石
顧足恃哉博洽之儒如王順伯鄭漢仲又好古而搜訪訓釋
靡餘力矣咸存新闕焉歐陽公集古所錄才四百六十有五
字胡世將資古所錄僅多几字乃拊先世藏本集古錄之前
孫巨源子仲愈中得唐人所錄古文乃有四百九十七字視
資古又前矣又前之則韓公所見紙本已謂毫髮略盡復有
年深闕畫之嘆索應物亦謂風雨闕孰而杜工部正云陳倉
石鼓久已訛矣其上下世數如此近世吾竹子行九號博雅
自謂以甲秀堂譜而隨跋形補闕字列錢為文以求章句又

秦以薛尚功欵識諸作斯已動矣亦僅得四百三十餘字每
鼓列行裁分為十而章句次第又與諸家不同子行介士未
嘗入燕止於室中見鼓備不如此日何緣得此十詩完好乃
爾耶此詩出于修撰楊用修撰若所從來果有的據且非十
古之一快哉如以補綴為亦固不若闕疑之為愈也

石鼓文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我車既好我馬既駛君子云獵云獵云遊
鹿鹿速也君子之求考也而考也而考也而考也而考也而考也
德也吳也即懈即時卷虎速也其秦大坐我張其僕其來饋也
射其豚屬

右甲鼓

沂緊泛也丞彼湖淵艱鯉處之君子漢之漫也
有鯈其進微也
白與鱮也其俎底鮮黃白其鱮有鮒有白其胡
孔底衛之樂也
洋也越也其魚維何惟鯉惟鯉何以橐之惟楊及柳

右乙鼓

田車孔安鑿勒駟也六師既簡左駟翻也左駟
馳也我以隊于
原我戎止陸官車其寫秀今時射廉及孔底
底鹿雉免其原有
迪其戎奔也大車出洛亞跋白澤我執而勿射
多底達也君子
乃樂

右丙鼓

帥彼臺車思遠殖如秀今孔碩彤矢英也四馬其寫六轡沃若

徒駢孔鹿廓駢宣博首車載道如徒如章原濕陰陽趨七六馬
射之簇七有驅如虎獸鹿如兕怡尔多賢迎禽奉雉我兕允異

右丁鼓

我來自東靈雨奔流逆湧盈七濕濕君子既涉我馬流沂七繁
泊安丞士駕言西歸駟舟自廓徒駢連七惟舟以道或陰或陽
板深以戶出于水一方丞徒復止其奔我以阻其乃事

右戊鼓

宣猷作原作周導適我肆收除帥彼阪田莽為世里希微微七
乃呂漆粟作械其拔稷裕庸七鳴條亞若其華何為所好彜七

水盤尊旨樹幽啓

古已鼓

徒御嗚々然而師旅填然會同又譟以左戎陣方矢孔庶滴々
是熾射矢寫矢具奪舉字其徒肝來或群戎友悉率左右燕樂
天子來嗣王始振々復古我未攸正

右庚鼓

波走騶々馬庶督々華々維魯位多庶徵我師凡憲々文武何
其一之

右辛鼓

戎水既淨戎道既平戎行既止嘉樹則里天子永寧日惟丙申
旭日果々戎其旁導衆馬既馳放夏康々駕彼四黃左騶騶々

祭戰以奕汝不執德禱翰恭匕穰苴施匕公謂大來余及如茲
逆曷不余及

右士鼓

夫人憐巫朝夕做愴載西載北勿奄勿伐若而出奇進獻用特
歸格藝祖告於太祝禘嘗受享致其方藝寓達中圃孔庶處虎
厭隄阮坦彊理匕大田不蒐君子何求有謀有始周爰止于
是

右癸鼓

張懷瓘曰按籀文者周史籀所作也與古文大篆小異後人以

名稱書謂之籀文七略曰史籀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鄭凱定六書二曰奇字是也其迹有石鼓文存焉陳倉李斯小篆兼采其意史籀即籀文之祖也

漢韓延壽碑在京西南軍山延壽漢循吏世居于此人呼為韓家山碑迹滅不可讀

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延熹四年碑在京西北昌平境上

漢崔寔頌德牌在涿州大鴻臚寺院寔字真長桓帝時為尚書免歸著月令十二篇

漢將馬成碑在平谷縣南五里

魏征南將軍建城鄉侯劉靖牌在燕故城東門晉元嘉四年

晉康王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廕廟碑在涿州

晉范陽王誨碑在涿州孝武帝太昌九年

定武本蘭亭叙在國學東廂

唐太宗尚心右軍之蹟因魏徵言蘭亭叙真蹟在僧辨才處特遣御史蕭翼賺得武德四年叙入秦府貞觀十年始命湯普徽馮承素諸葛貞歐陽詢諸遂良各有臨本而歐褚流傳最著後之所謂定武本歐臨是也所謂唐絹本諸臨是也定武本當時石刻禁中每紙已值錢數萬迨後石晉之亂契丹輩之而北路棄殺胡林慶曆中李學究得之其子負官緡無

償時宋景文守定武乃以幣金代償納石於庫庶寧間薛師
正出牧利一別本以應求者此郡真贗已有二刻矣其子紹
彭字道祖又模之他石潛易古刻之又剔損古刻滿汎帶左
右五字為識大觀中詔向姜子嗣昌取滄宣和殿後靖康之
亂金人取石鼓及蘭亭叙重覆禁至於燕見宋人姜白石蘭
亭考中石鼓在國學而蘭亭不知所在矣今存國學者疑是
定州薛師正翻刻本或薛紹彭所刻本雖非古刻然元人不
能也此石一云明初出天師壘土中一云元順帝北還重瀋
重載棄之于路徐中山取置國學

唐紫陽現碑在涿州道士邊洞旁修真成仙於此

唐雲麾將軍李秀碑靈昌郡太守李邕文並書逸人太原郭卓

燕模勒并題額

李秀字玄秀范陽人唐玄宗朝以功拜雲麾將軍左豹韜衛
州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卒於開元四年葬范陽福祿
鄉碑刻於天寶元年李北海有西雲麾碑一為李思訓在陝
西一為此碑其官同其姓同也然此碑筆法道逸大勝陝碑
秦人有著石墨鐫華者乃以為一碑且以北碑為趙松雪所
臨誤矣此碑舊貯良鄉縣庫中不知何時入郡城光平令李
蔭掘地得六礎洗視乃雲麾碑建古墨齋以藏之後移少京
兆署中止二礎其四礎傳謂萬曆中王京兆惟儉攜去汴中

范陽郡憫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為大唐光天大聖文武孝
感皇帝敬元垢淨光寶塔頌范陽府功曹魯軍兼節度掌書
記張不矜換承奉郎守經畧軍曹魯軍獲靈芝書至德二
年十一月十五日建其文書丹于石故以後為前

按唐史肅宗至德二年安祿山已安慶緒忌史思明之強遣安
祿慶安守忠阿史那往徵兵因恣商之思明納判官耿仁智
等之謀乃因承慶以所部十三郡及兵八萬來降肅大喜以
思明為歸義王范陽節度使此碑蓋建於初歸附之時而借
以頌唐也靈芝書法整潔較所書諸碑此為最勝其碑完好
乃近人著景物畧者謂碑上半斷裂不可讀且獲靈芝原碑

其人乃謂孝北海自鐫名尤誤之甚北海自鐫名乃伏靈
芝也

隋天寧寺塔前石幢開皇時置書體道美楊升庵云最似歐褚
筆法

隋房山石經開皇中釋靜琬鑿石刻經一藏墜成而卒唐宋皆
有續刻

隋立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仁壽元年內史令王臣陳宣隋智泉
寺舍利感應記王印撰

唐秀峰寺石幢心經貞觀二十二年書

唐重藏舍利記景福元年沙門南叙述僧知常書

唐石燈庵心經廣德二年趙雁書

唐重藏舍利記會昌六年米師倫書

唐草書十文僧亞栖書自云飛鳥出林驚蛇入草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王大悅撰開元十五年

唐雲居寺石浮屠銘梁高望書開元十年

唐石經堂記劉濟撰元和四年

唐金仙公主奏請莊田記王守泰撰

唐隸書心經天寶十五年二月一日朝議大夫行尚書武部郎

中上柱國徐浩書都人孫氏從墨蹟勒石唐太尉朱懷珪碑

元載撰李融書

宋仁宗篆書絨灸經石刻在太醫院三聖廟內舊在汴中移此
燕中無宋蹟以其地未奉宋正朔也

採魏院石塔記遼景福元年建燕京寶塔寺講律沙門如正述
塔在今蒲育署

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七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究
佑聖王靈應碑金貞元七年許復書

戒壇崇慧寺碑大定元年建

大剛忠舍利函記大安十年義中書

檀柁寺碑大定十三年

香山寺碑李晏撰

大興隆寺碑李晏撰又章宗書飛虹橋飛渡橋六大字

平遠碑立燕都豐宜門外史臣韓昉撰字文虛中書匾有詩云
十丈豐碑勢倚空風雲猶憶下遼東百年功業奉皇帝一代
文章太史公石折龍鱗秋雨後苔封鰲背夕陽中行人立馬
寧惆悵禾黍離七滿故宮韓昉燕京人

雙塔寺碑党懷英撰并書舊在兩長安門外寺中為內監設置
神道懷英本行人善篆籀人稱李陽冰之後一人

棲雲嘯臺字章宗進駐澤山題刻于石

重修蜀先主廟記金王庭筠書在涿州廟中

雲居寺續鐫石經記遼趙遵仁撰清寧四年

雲谷寺續秘藏石經塔記遼沙門志才撰天慶八年鐫

華嚴堂經本記賈志道撰并書至元元年

通惠河碑元翰林歐陽玄

碑畧首導昌平白浮之水次縉太行而山之麓會馬眼寺諸
泉瀦為七里河東流入自城西水門匯集成潭又東並宮衛
環大內之左合金水河南流東至潞水之陽南會白河又南
會直沽入海幾三百里是為通惠河置閘二十有四延祐中

易木以石云

改修慶豐石關碑至元宋聚撰

奉安回國公配享碑至元十六年潘迪八分書

雲居禪寺藏經記釋法植撰陳顥篆額至元二年

重修崇同寺碑至元十一年沙門雪剎法植撰

石鼓文音釋碑滿迪注并八分書

崇文閣藏書記吳澂撰并書

佑聖王靈應碑至元任棧撰張禮書

天慶寺碑至元九年學士王輝撰并書

隆禧觀碑在大都東南數里涿州地涿州本漢泉州

地遼稱鎮今為縣建觀學士王惲撰文

大都路總治碑皇慶二年王構撰劉賡書

延祐二年進士題名記趙孟頫書在國學

崇教大師演公碑皇慶五年趙孟頫書

張天師像贊趙孟頫書

張天師大道歌趙孟頫書

座位帖趙孟頫臨

黃庭經趙孟頫臨

樂毅論趙孟頫臨

金丹四百字趙孟頫書以上四刻俱在國學

廣壽寺碑編修所次二官王萬慶撰

真人留國公碑是佑四年趙孟頫書

城隍廟碑至治四年莊文昭書

大郟城隍佑聖王碑泰定三年

黃蘇大醮碑泰定二年虞集書

真人張尚孫碑天曆二年趙孟頫書

昭德敘碑天曆三年趙世延書

加封先聖母父并夫人及四配祠碑至順元年

大郟城隍廟碑至順二年虞集換康里夔七書

碧雲庵碑至順二年

仁聖宮碑至順二年虞集八分書

碧雲庵碑元統三年

萬寧寺神御殿碑至正四年歐陽玄換寺在鼓樓東內有嵩字

碑二座 豐基

潭柘寺碑至正八年葛天麟

崇國寺勅諭碑至正十四年

隆安選公傳戒碑至正二十四年危素書

潭柘寺碑危素書

護國佑聖王記至正二十五年吳雲書

長明燈記至正二十六年

蘆厓閣山碑在薊州城平津門外洪武三年御製

重修順天府學碑宣德三年大學士楊榮

文丞相祠碑永樂楊士奇

朝天宮記事碑宣德

潭柘寺碑正統學士胡濙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弘光寺碑內寺高麗鄭同

法藏寺碑沙門道孚

重修惻忠寺碑正統七年陳賁

修順天府學碑正統十一年陳賁

文丞相祠碑羅倫撰

西天大辣彙渴已辣行寔碑天順二年

大國師智光功行碑天順

修朝天宮記事碑成化

報國寺碑成化劉定之

大隆善護國寺勅碑成化七年

龍華寺碑成化八年僧道深撰

真覺寺御製碑成化九年

古像現音大士碑成化二十三年程敏政

潭柘寺碑弘治大學士謝遷

大隆善寺勅碑正德七年

昭應宮碑大學士費宏

修順天府學碑萬曆府尹李損

萬壽寺碑萬曆大學士張居正

修龍華寺碑萬曆朱之蕃

修大德真君廟碑朱之蕃書翁正春撰文

重修憫忠寺碑萬曆公為

鹽北藥王廟碑恭順侯吳惟英

慈慧寺碑陶望齡撰黃輝書

蜘蛛塔記黃輝書

正陽門漢前將軍閔侯廟碑焦竑撰黃輝書

長椿寺水齋傳米禹鍾書

明因寺傳道記董其昌書

燕郊有虞帝廟不知始于如代其碑則唐貞元間顏真卿書謂
之復廟碑至元時尚在元人王惲文集有大都復虞帝廟碑
記謂此碑人屢欲易去鑿為以它用主者心懼惶若有微動
乃已後有道士陳志玄起長春別院優購之約不祀原刻用
石背及來徙碑真跌折身挺植重不克舉道士揚息不敢徙
仍安原處其碑著異如此今不可考

元人又有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云竊見大都南京廟學
所有几經石科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于
荒烟草棘間日就摧圮甚可寔惜且經之道制自漢唐至今
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

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祚按九
經石刻書在汴京學宮奎人移置于燕今不復存余官汴城
於開封府學又見有篆書九經似是唐人手跡以殘剩不全
余捐資修理列于兩廡今亦在深泥中矣

石刻在世可以考證逸事補石之訛缺然所存者極鮮舊記
載景佑時姜遵奉太后意悉取長安碑石為塔材又維陽天
淵池中有魏文帝九華樓殿基悉是雖中政碑金陵街漸半
是六朝舊碑余向在汴梁搜閱舊碑止相國寺宋白一碑張
孝廉民表曰因初款建都于此悉取燒灰築城燕城京舊碑
多為中貴取置神道或重修廟宇改勒新文亦古今之所同

慨也

天府廣紀卷之四十

陵園

京東北平谷縣境內漁子山有大家俗呼軒轅臺相傳為黃帝陵舊有廟今圯黃帝都冀故其陵在冀境內舊云在橋山又曰在寧州非也至禹湖龍髯之說則益荒唐矣薊州東北有崆峒山問道廣成子處今陝西崆峒山有玄鶴謂黃帝時物恐亦神其說耳燕昭王墓九州要記曰在古漁陽北之無終山一統志云在府西清河縣側之燕丹村

昭王墓前有班理化為書生款往見司空張華時墓前華衣亦神語班理曰張公唯寵終子非但自誤亦且誤及老袁遂

見華容止風流華雅重之論及文史互有勝負言卒使退華
已使人防門不得出豐城今雷煥謂華曰此十年老精必十
年枯木照之則形見遂使人伐昭王墓前華表伐者聞華表
嘆曰宅裡果誤我于華表穴中得青衣凡小兒長二尺餘使
還未至洛陽而變成枯木遂糶以照之裡露真形

燕靈王墓在城東金大定中改葬兩墓相連東墓之柩題其和

云燕靈王宮蓋古柩字

燕太子墓在大城北段堤村始皇巡狩駐蹕于此幼子亡葬此
途章示陵在京東三河縣北五十五里

金太祖太宗陵在上京貞元三年命大房山雲峰寺為山陵建行宮于其麓宮成名曰盤軍命判太宗正寺京寺如上京遵太祖太宗梓宮葬大房山太祖陵名曰廢陵太宗名曰恭陵宣宗葬德陵章宗葬道陵二陵在房山東北

萬壽王家在阜成門外之西碑存

元人無陵遺大表棺用楠木二片鑿空其中類人形大小合為棺置遺體其中殮用皮袄皮帽靴襪繫腰盆盂俱用白粉皮為之殉以金壹瓶二盞一硃碟匙筋節各一殮訖用黃金為強回條以束之送至直北園寢之所深埋之用萬馬糞平候草青方已使同平坡不可復識

嘉靖二十四年禮科右給事中陳渠疏云國家于歷代帝王陵寢之祭自伏羲以至宋孝宗三十五陵所祭之處俱定有陵墓惟順天府所祭元世祖陵絕無陵所但權于府西廟址掃階席帷以畢事夫既曰祭陵而寔無陵臣以為通罪之便

明太宗永樂七年五月己卯營山陵于昌平縣遂封其山為天壽山時太宗擇壽陵久不得吉壤而仁孝皇后尚未葬禮部尚書趙壯以江西地理術人廖均卿至昌平徇閱諸山沂昌平東黃土山最吉遂即日臨視定議封為天壽山陵前為總神路又為門七外刻石文武大臣象獸石柱及牌樓而為紅門七內為掃塵殿外為石碑坊各陵寢城正前為明棧七前

為石几筵又前為稜恩殿為稜恩門各陵殿舊名享殿嘉靖十七年上躬祀天壽山始名殿曰稜恩殿門曰稜恩門稜者祭而受福之名也思者罔極之思也門外為聖蹟碑亭為神康神厨享牲亭

明成祖文皇帝后陵曰長陵西為

明仁宗昭皇帝后陵曰獻陵東為

明宣宗章皇帝后陵曰景陵又西為

明英宗廢皇帝后陵曰裕陵

孝肅皇后附又西為

明憲宗純皇帝后陵曰茂陵

孝穆 孝惠皇后祔又西為

明孝宗皇帝后陵曰恭陵又西向為

明武宗毅皇帝后陵曰康陵景陵之東為

明世宗肅皇帝后陵曰永陵

孝烈 孝恪皇后祔康陵之西南為

明穆宗莊皇帝后陵曰昭陵

孝安 孝定皇后祔昭陵之北

明顯宗神皇帝后陵曰定陵

孝清皇后祔裕陵之東南為

明光宗貞皇帝后陵曰慶陵

孝和 孝純皇后祔永陵之東為

明嘉宗哲皇帝 陵曰德陵

恭仁康定景皇帝 貞惠安和景皇后陵在西山前為享殿

為神庫神厨宰牲亭內官房成化年建碑亭于門左嘉靖

二十一年以神碑偏置門左非制乃改建于陵門之外

世傳西內老佛正統五年十二月廣西思恩州知州秦瑛

遇一老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龍也自

言此非吾姓名自金川失守大內火起吾遂潛由地道以

出自湖湘入蜀至雲南復至閩最後入廣西至橫州南門

壽佛寺居十五年僧徒歸者日衆吾復適往南寧陳步

江一寺而歸者後如之乃又去而寧雲遊四方以度歲月
迢遞至此淪落江湖垂四十年老朽殆盡早晚入土無能
為矣願送骸骨歸壤大駭聞于地按御史奏之朝遂赴京
疏為老佛遂次賦詩云淪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
頭乾坤有限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落宮中雲氣散
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已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及
至京朝廷未審何人以前膳太監吳亮建文時內使也使
之審視老佛亮見即曰不是我昔御便殿呼桑片肉于地
汝伏地銜食之何謂不是聞揚士奇尚在能出一認乎亮
佯為不知已而復命遂取老佛入西內壽終蓋西山不封

不樹載史仲彬致身錄

世又傳西山之金山寺後有老佛墓題曰天下大師之墓
予于丁酉十月初五日自退谷早飯後策一驢同僧秋月
餉于金山後尋訪有無也至功德寺 午飯間之寺僧俱
云未有並言王先生亦曾屢訪不獲王先生者宗伯王公
崇簡也余有退谷小志宗伯載其事于首云崇禎戊寅九
月間策杖尋大師墓于金山口遠近十數里未得其處乃
於黑龍潭前平泉廣畝之間木杪既登杖風落窠出一石
碣云大內遷出二棺之記旁書充平縣今名無年月無封
樹恨未能考所始宗伯所記如此則此二棺世廟時有宮

婢之變波及曹王二妃賜死元平縣杖埋于此要與建文無與也又聞貽安堂集謂滇中奸僧死於詔獄非死於大內則大師之碣益信為妄傳矣

王世貞建文還國辨曰建文之出奔王文恪陸文裕鄭端簡俱詳載其事以為天順中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允炆也胡濙名訪張儼僉其寔為我衆聞之大驚以聞詔傳送入朝衆無識者僧曰固也太監吳誠俾來驗之亦不識曰吾賜汝楊尚汝兩子俱有所執伏于地而口銜之記否誠始拜而哭命居大內以壽終塋西山不封不樹而史不及之豈有所諱邪薛應旂憲章錄則言正統十二年廢西

思恩州護異僧謀州為府以知州岑瑛為知府瑛初遇老
僧于道從者呵之不避詰其度牒乃楊應龍也曰此非吾
姓名吾有所託而逃耳汝不聞金川門事乎瑛大驚送至
京師使尚膳太監吳誠執之具說如前致之史第云正統
五年有僧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紹人曰我建文也張元
師言我有四十年吾今為僧期滿宜返邦國以黃紙為
書命其從清進特詣思恩府土官知府岑瑛執送提兵官
柳濟誠志京會官詢之乃言真姓名為楊竹祥河南鈞州
白沙里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歷遊兩京雲南貴州至廣
西上命錦衣衛銅禁之凡四踰月死獄中其同謀僧十二

人俱摘戍遼東遼衛此事與應旂紀相近燕應旂寔借此
附會前說耳其人乃楊竹祥非楊應龍也建文以洪武十
年生罪正統五年當六十四不應九十餘也是時英宗少
三楊皆故臣豈皆不能識而僅一吳誠識之識之又何忍
下之獄而元戎其同讖十二人也且事發于正統五年非
十二年也思思國府未聞某年世州為府也野史又載建
文詩凡三首後二詩不及前之悲切而自然恐皆好事者
附會也太抵建文出亡與否不可知僧臘已高當滅跡以
終必不作此等詩以取禍亦必不肯出而就危地所以有
此論也首正固楊竹祥一事誤耳

頌起元曰國朝壬午之事建文皇帝遜位自鄭海盜薛武進
皆以為突然至正統復出移入京師大內云云非載于紀傳
然余考之西山不封不封之說毫無繫繫使當時果有之于
時藥網業已漸弛于洪熙之後何所謂而人遂不一志其處
也且以帝之遜為真邪龍而魚服矣鳳而鴻冥矣何天不可
摩而飛何地不可搏而蓋孝康之禮忽諸又何所惑于京
師一杯土也弇州為正統復出之說妄直據史漸之其言良
為有見余又疑靖難師至日捕官搜斫爬梳亡遺當時誰敢
指后昆証以為帝者紀又載蓋帝以天子禮夫禮以天子陵
寢今在何地既不為置陵守塚又何云以天子禮蓋乎此兩

說者姑以意逆之存疑焉可也

錢謙益致身錄考成化間吳江處士史鑑明古與長洲吳文定公為友常請文定公表其曾祖諱彬字仲履之墓今鮑庵墓中所載清遠史府君墓表是也萬曆中吳中風傳致身錄稱建文元年彬以明經徵入翰林為侍書士午之事從亡者三十二人而彬與焉彬後數訪帝于滇于楚于蜀于浪穹帝亦間行數至彬家諸從亡者以名錄弢皆可考証前有金陵焦修接序謂得之茅山道書中好丹青慕義之士見是錄也相與歎歎太息傍徨禿弔一以為必有一以為未必無而科臣歐陽調律上其書于朝且有欲為請謚立祠附方狹諸公之

後者余以墓表暨錄參考之斷其必無者有十表稱形約法
名不虧國初真諸少年綺貪黷吏獻闕下賜食與錢給舟遣
還恭謹力田為糧長稅入居最無條上利害多所罷行鄉人
謂之如是而已今形果遜國遺臣繼從亡訪主多所諱忘獨
不當云曾受先朝辟召乎即不然亦一老明經也其生平讀
書績文何以盡沒而不書乎文定公之表蓋括明古竹狀何
失寔一至于此其必無者一也表稱每治水諸使行縣七官
以為能推使前封反表辨論無所畏形既從亡間歸尚敢叩
首仰面領諸父老抗論使者前獨不畏人物色乎縣官豈無
耳者獨不知為故翰林侍書推使前對使者乎其必無者二

七表記彬生平自縛吏闕足跡不出里閭錄載其間闕訪主
十年之間徧走海內何相背也洪熙初奉詔籍報民間廢田
減邑稅若干石以錄考之彬方訪帝于滇南何暇及此其必
無者三也表言彬重然諾遇事不計利害至死不悔而錄云
以從心為儉家所中死于獄彬定未曾死獄而云以從云死
獄甚其詞以觀卹也表書其卒之日宣德二年三月十日而
錄云後三日書其年六十有二而錄云六十七卒之年與日
皆外誤其必無者四也從七徇志之臣或坐杆牧園或死膏
草野或湮滅而湮沉或鳥集而默散身家漂蕩名跡漫漶安
有晏坐記別從容題拂日其為補鍋正其為葛衣爾其為束

湖南北太學之標榜徽期門之會集戎野史記壬午七月有
無夫闢詔自湛于渠清之東湖今則以為從亡之牛景光豈
湛湖者一樵從亡者又一樵耶其必無者五也錄載彬入官
後元年諫改官制四年請聖旨請誅增壽官劉劬建文時政
以彬事傳致之也不然何遜因諧書一時論諫旨詳載而獨
于彬削之耶其必無者六也錄後有數奏記事洪武二十四
年八月廿五日東湖史仲彬請貪黷官吏見上于奉天門賜
酒饌寶鈔次日陸希朱給希吉祖之秦淮王文學蔡榮行制
羽布衣解縉賦詩贈行而給希中黃鉞記其事按朱吉墓記
洪武二十三年降卒不起十五年以明經罷書存入中書上

詔勅二十七年授戶部給事中是年吉正降疾里舍尚來入

官何濟稱給事中祖錢泰淮也後羽為太常司丞請嶺南中

道召還自沉于龍江北洪武初年之王真與魏觀高啟同誅

洪武七年七解縉二十三年除江西道監察御史後致歸是

年縉不在朝又不當稱布衣也黃鉉建文元年以直學縣典

史中廣鉉試次年中湖廣榜進士授州判給事中安濟洪武

中先官給事中作是錄者以鉉同郡人又死于壬午故假

誠以重鉉而不知其謬駁若是其必無者七也錄云吳江縣

七也劉彤家問建文君在否彤曰未也微雨而去當時萬葉

除奸党罪至誅死何物縣丞放與彤聞笑口相向乎此鄉里

小見不解事之語其必無者八也當明古時常除之禁也
夫明古之文自天文定而外如流殷南王濟之輩皆言多似
言華除何獨諱明古之祖明古為姚書周是修王覺立濟具
在西邙集中大書特書一燕避忌何獨于己之祖則諱而沒
其寔乎其必無者九也鄭端簡載梁曰王寺九人松陽王詔
得之治平寺精藏工彼云精藏此云道書其得會明矣序之
蕪陋亦非修換革也其必無者十七也史之授人詣生北斗心
錄為奇忠志多所援括通人為之序以為有家藏秘本合于
茅山所傳者也去年北斗通余問符書事真偽云何余正志
之曰偽也為其言其所以北斗色動已而曰先生之言是也

問其所藏秘本則進謝無有。余現西報某趙東文畫經旁云：世之作偽者，幸其淺陋不學，故人得而議之，使其稍知時世先後而飾詞以寔之，尚何辨哉！明古之論，殆為新錄發與，語有之，俗語不定，流為丹青，余之為是考之，深恨夫之家，亦益溺于流俗而道誤後世也。余豈好辯哉。

崇禎十五年終事，中沈胤培疏云：竊見耕馬部尉學永則一本，其首着談部科詳論確議，臣不覺舉手加額曰：皇上修明憲章，無求不聞，諫道建文於此日，真千載一時。殆祖宗陰祐之使言而成我皇上繼述之善也。按注：祖子木為銀，當時具疏，詳紀述文大略，言建文君高皇帝太孫懿文太子，崩于左。

牛和牛說順承明生為金漢玉牒之主沒舍新進樂華之德
心竊痛之成祖用王景濂以天子禮差遣臣致祭假朝三日
而成祖之不欲廢其祀可知也思拓裝祀元節諸臣是忠法
建文者宜祭祀乃建文何備不濟祀因請祀于孝陵高皇帝
之傍或疑文太子之側疏下部奏如議而中不報而聖非注
祖一人之私言也方於治中禮部主事楊倫言亦常請追諡
建文而以景濂及元順帝為比謂擬三同堂視景帝避位走
常視順帝八皆誦其不刊聖萬曆十六年國子監司業王祖
嫡後以建文不宜革除景泰不宜附錄並移墓辨乃景泰附
錄改正而建文年號概罷直至二十三年九月神宗始允也

臣范謙處科位楊天氏臺臣牛應元守疏而本有建之中
着附載太祖高皇帝紀之末仍在其年號之末其唯其慎
今不四朝又推而論之不帝何以終年不帝何以議事存其
年號不帝不復其帝統後其帝統不帝不酌其燕爵與終
祀典事本相用禮亦一貫今死後諸臣之章奏神宗帝祭之
明諭已示顯統鴻名之漸矣且成祖不常曰致去則公輔成
王乎今猶子而在不必不從遊也又不常稱建夫為少帝乎
臣謹依此并奉如景泰之遺廢高祖夫也其是入帝統乎
高皇帝七非名景泰之因厄難立之乃一時尊崇于易也之
後一則代城于數十代之餘不遵奉帝選國則請惟恭先而

不知天真人歸成祖自不能避征誅之運勢窮事去建文亦
何必存降謀之石安以成惟有主即家忌避野原無傷太深
之心况一脉相傳則體間天更運禪文皇之錯而何難何
疑之有哉皇上至仁符先虛受道高遠希憲廟建崇景當之
規進休神宗象表志規之意則臣有回說于此秦覽突錄
建文自為本紀無淵附以成萬世之信史一可議也法而不
不封不樹之說而致辱成祖禮益之蹟因以表為後國二可
議也做吞仁康定之議法而酌于二家四宗之間三可議
也即固為後而春秋二事掌于南奉常四可議之大熱後學
上之心畫二祖列宗之心畫而三百年來臣民之心亦無所

不蓋念祖德而隆孝思恢皇謨而舉廢典端在此矣

華都尉上疏請以建文名入祀典崇禎帝曰建文無後從何處祭蓋建文之死史謂蓋以天子之禮所蓋之地南中有燕
七人傳謂西山有天下大帥之墓在金山寺後余在這谷戲
往尋訪又言燕也崇禎上謂其無後信矣然聖廟存年之典
卒未舉行誠缺事也

欽明莊烈忠皇帝于崇禎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丙申宮闈空
后身殉社稷逆賊以二棺殮之傳于東華門外昌平民葬矣
皇陵回貴妃墓中

順治十七年十月初四日奉

世祖章皇帝聖諭朕惟庸圖永祚統紀百王而創業宏模情殷
勝國歷覽史冊興亡之迹考其治亂得失之由僉以政亂遷于
天遠邦國亂藜士民罔懷雖有明莊烈愍皇帝寔治理之實圖
惜賢柔之莫逮以致寇氛北闕宗廟為墟追念喪師匪因失德
朕無念及此未嘗不惻焉傷心也頃者兩幸昌平周視明代陵
隧躬親盧奠俯仰徘徊以波詣陵規制咸壯麗相因獨愍帝之
陵荒涼康臨輿物未昭原設當年敦乂求治宵旰不遑祇以有
君無臣薄海萬涕洟乎國步頽危身殉社稷撥諸正終之列莫
同心國之君朕于覓帛之餘撫柱與悲不禁流涕因歎繕志
震丹雘凡極愍靈奠于几泉新與敷于奕煥地欣小府念既

皆小民正供倘工徒之費殊重賦式之經然終不忍聽其闕
略用是布告方州開導惻怛交相輸助幸新營裝以南松楸爾
等溯厥源流夙沐前朝之澤凡茲臣庶寧無致主之思矧愍帝
之終異于往葉而勤忠之感當有同心或列籍存紳或齒登編
戶思沾累世德藏高曾勿以章故為嫌咸致事亡之誼各隨心
力共佐經營在內所捐財工部至各直省地方輸之有司彙解
工部稍慮經費浩繁紿以歲月計資因缺工役迺興條以周垣
索其峻收倉庫不尚雖少遜厥諸陵鳩危獨新庶無曠乎儀制
所在恭祈世祚擾害克戍斯舉式副朕心諭下逮述感誦以

高出前古未幾能取上昇未及施行而罷

附載

洪武乙卯冬十月詔定陵寢秋望節序祀禮時禮部學士樂韶鳳等奏每歲元旦清明七月望冬夏二至用太牢其伏臘社節歲秋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畧官行禮如節與秋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十五年夏遣使訪帝王陵寢先是上閱宋史見宋太祖詔修歷代帝王陵寢嘆曰此美事之遺翰林編修蔡玄符議令人李震等陳放于謙寺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詣所在審視若有廟祀并且圖以聞于是陳州有伏羲氏面高宗孟津漢光武鄭州周世宗鞏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艮神農

氏寧遠拜帝延安軒轅氏西安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漢高祖
景帝咸寧漢文帝興平漢武帝長安漢宣帝富平後魏文帝扶
風隋高祖三原唐高祖醴泉唐太宗蒲城唐憲宗涇陽唐宣宗
滑縣高陽氏高辛氏內黃商中宗順天元世祖東平堯帝曲阜
少昊氏趙城媯皇氏宋河商湯王會稽夏禹王宋孝宗凡三十
六陵是年遣官行視帝王陵寢並禁樵牧設守陵戶陵二人三
歲一傳制遣道士奉香詣諸陵今有司致祭皇帝卽位遣官祭
告嘉靖中又有武功姜嫄后稷之祠慶都堯母之祠二十六年
令車馬過陵者及守陵官民入陵者百步下馬如違者以大

謁陵記

萬曆八年三月上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謁陵行春祭禮寺炎
發京火華華城從官行禮畢劇遷提督官梁彥龍昌平提兵官
楊四畏及昌平州官吏即生朝見于行宮賜元輔張居正及次
輔張四維中時行膳酒有差壬子駕發華華城上天壽山紅門
降輦由左門入兩宮皇太后陞輿上駕前導后妃從隨至感恩
殿行膳畢上陞座從官行叩頭禮本日駐蹕感恩殿祭日質明
上具青袍奉兩宮皇太后率后妃乘輿至長陵門東降輿皇太
后妃于陵殿左右設障屏少待導引官導上至左門外與儀
唱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導至拜位奉訖位詣前上香上

三上香跪訖復位四拜傳贊同奠躬行初獻禮畢至御案前獻
帛導至文皇帝御座前獻爵又導至文皇后御前行爵復位跪
傳贊衆官皆跪讀祝辭伏興平身傳贊同亞獻禮終獻禮復爵
若代獻四拜傳贊同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各詣案位上跪
拜位之東捧祝帛官出殿門禮畢傳贊同百官上膝次別次
出充闕永陵候駕執事官徹盤設酒果脯服上奉兩宮皇太后
率后妃入女官奉跪位行四拜禮奉上者女官捧香皇太后三
上香訖奉復位跪皇太后跪后妃官跪上跪于皇太后之左跪
副官跪于上後隨訖奉奠四拜禮畢出次詣永陵昭陵行禮如
永陵是日遣介徐文慰候導言恭伯陳王謨杜桂宗陳崇行等

備分於敵使素度裕度茂改本度康度都督沈立祭崇皇帝度
賽孝誠祭恭謀章皇后中官祭憲廟廢后天后都指揮安事將
克誠祭求冲莊敬二太子各度副使依建元祭天壽山神初擬
本日仍往澤感恩殿聖母與上國使所獻于得水且因念六軍
恐難以及心必須當即日駕回華世城以危駕謁度行禮畢賜
輔且祭在正依四維中時行白金幣輸兵部以進刺昌平進
駕官軍防護辛苦給賞如京軍例又次賞宣大項副將官軍
以示朝廷撫恤恩優重念遣兵之至意給戶部曰朕亦躬謁小
民並道地方百姓勞苦本年分田租量免蠲免以示恩恤中官
駕祭華世城督駐驛功德守行宮復賜輔臣酒膳奉西宮照例

后妃御龍舟回京文武百官軍民耆老俱于西直門迎駕上還宮是行也上自發京以立還宮使者皆乘馬諸供億悉從省約各人老幼扶得載道勝仰吹頌連于遠近戶部請照隆慶二年例出平州充大二縣免十分之五從之

察勘皇陵祀

崇禎辛巳四月二十五日辰時上召成國公朱純臣春順庚吳惟英新樂侯劉文炳駙馬都尉萬燾等永固宣平伯銜時春禮部尚書林欽攝侍御王錫眾侍德璟奉中極殿時廷璫方病滿即力疾入午門直房同三公小座執入左掖門纂修館翰林公頃之諸公及內閣四位俱入直極殿旁直香生是時方祈雨川

青布袍角帶而上儻全用青錦繡本寺服色諸相願未敢

信內瑞王趣之忽令辨官出持袍帶入換交攝畢即同入弘政
門內瑞再趣云上御中極殿已久即魚貫入中左門楹殿極高
下可四十級致中極殿外鞠躬入分東西班欵外一拜三叩頭
畢上曰卿等進來攝齊入殿內東西立上曰成國公等過來禮
節過未同過中跪上曰孝陵為高皇帝步劍之所闡係重大會
典所載近陵不許開窖取石砍伐樹木禁例甚嚴近來法久人
玩于原顯四窖外開得甚多及燒鑿紅石傷損樹木等項雖經
南中諸臣回奏還須特遣重臣親勘卿等有所見各奏來懇感
六人各道職名奏畢大約皆言奉命往勘陵須用通曉地理者

同去剛有上林先監楊應祥順晚堪與可取來同看上命即取
應祥來左侍郎錫棻奏臣向為南京司業祭酒願知孝陵事体
上遂令勲戚諸臣起惟禮部三臣面對錫棻復奏孝陵自花山
以下萬句容以上屬上元向有祖窰四個天啟後漸添湖多窰
竹拆毀右侍即臣蔣德璟奏孝陵在鐘山古林龍蟠虎踞之地
最為形勝其龍脉從茅山來歷燕崗武岐華山白雲峰龍泉庵
一帶至陵可几十里祖制附陵二十里內禁列甚嚴今新闢諸
窰若得龍脉自當嚴禁只是愚民無知以前似不必定臣又見
宗室來入朱統續曾有疏言孝陵水口閘砂諸處亦有私取紅
石并陵後龍潭一帶皆當查看又前歲有溧縣百姓全大功疏

言泗州祖陵鳳陽皇陵二處亦當昭嘗上曰是全大功閣臣旁
立對曰是全大功臣再奏泗州地稍低閣大水時幾沒陵山砂
脚鳳陽陵龍脉末處開亦有鑿開池塘者上傾聽曰這奏向下
曾聞汙顧問閣臣皆謝不知上命臣寺起來隨曰賜宴坐臣寺
出欬冰碗謝曰叩頭言時方祈雨齋宿不敢用酒上曰特賜酒
又謝不敢坐上命即遵旨入座隨命內瑞布席計十三人各一
席四閣臣及林尚書同坐係長桌用金蓮花杯臣錫象臣德璟
同坐鍍金蓮花杯七高大如瓶圖可四寸下有三角冰之旁
有荷柄儼然一大蓮花也其熱成諸席在西皆御膳所自修蔬
米各席可三十餘匙皆精潔席各二花瓶插蓮花中瑞云未入

時上自就各席覲之且手自安化云隨召光祿寺官八人入行
酒已有異香皆出御厨非光祿寺辦也酒三巡湯三飯一而上
以辭不用酒既畢出席謝上曰右侍郎來德璟出班將過上曰
右侍郎蔣德璟來臣即過中跪上曰上來膝行數步上曰再上
來再膝行數步如是者三距御座可丈許上曰汝終奏的再奏
來臣對孝陵前對茅山後枕大江高皇帝方創之所自當慎重
上曰泗州鳳陽弟再說來臣奏臣未曾到鳳陽亦未知其詳只
部中見金大功疏是如此說祖陵只禁附陵二十里此外皆與
民同所以愚民不知間有開鑿灌注酒壺果係龍脉與否如不
係龍脉則民生水利亦當始管其泗州因高寶一帶地勢亦低

下兩間板不甚滿水所以水勢壅塞時有滄浸之患上兩間閘
臣曰這奏說的是鳳陽泗州須一并指勘閘臣承旨訖臣璟折
叩頭起上又令再奏來臣奏中國有三大幹龍中幹旺氣在中
訓結為鳳泗祖陵南幹旺氣在南京結為鍾山孝陵北幹旺氣
在北京結為天壽山諸陵這三大幹本朝獨會其全真是帝王
萬世靈長之福上曰這三大幹卻從崑崙山發脉來臣奏誠如
聖諭儒言南北兩戒南戒自岷山嶓冢東負地絡之陽至揚子
江入海為南京北京自黃河積石來負地絡之陰至天津入海
為北京是兩大戒山河形勢皆兩京收臣上曰這北戒是至天
津入海臣奏北戒自太行山一帶過天壽西山入京城至天

津便是大海結聚處就是西山一帶龍脈過處亦不宜開山口
上曰西山一帶亦當必管起來旁立工地顧久之即曰成國公
新樂度札部尚書來三臣川道上曰今命卿等三人特往南京
孝陵會同奉祀及寺隘神宮監札部札科察勘附陵三十里及
龍脈經行處并左右砂水俱不許開石燒灰凡新添築旁悉行
拆毀樹木松植或宜移去或宜栽植俱詳奏便宜行至泗州祖
陵鳳陽皇陵一并嚴行踏勘如有勢豪大姓把持立行參治
罪款輯奏楊應祥江西人丁憂回籍恐不在家有原任札部郎
中令陞浙江提學副使王應華除臣舊屬官如楊應祥不在即
以王應華奏上曰一并行文取來因賜成國成二百兩落賞錄

級二十表裏新樂度路費一百五十兩綠緞十五表裏尚書林
路費一百兩綠緞十表裏命再賜茶即同出杖外叩頭而出時
天氣尚熱開四大門薰風習七上寶座周圍刻金龍形一片黃
金瓊琛也內置金椅及御榻以黃綾衣之諸臣就席時上用茶
開鹿案上文書同禮監大璫旁立侍而諸生坐真成事也祖制
宴群臣皆在午門外文華門外惟郊祀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
皇極殿永樂中台坐西內園殿宣德中台儒臣入萬歲山廣寒
殿又召進太液池皆賜宴嘉靖中賜宴西苑然不闕侍生亦不
闕在中極者蓋正統後坐禮久廢今上崇禎十三年始議行之
而中極自賜宴親王外從來未有也是日正立傳內閣取朱統

續全大功本查統續疏在丁丑四月全大功疏在丁丑閏四月
閏中不知也搜尋久之始上然當僅稟統續疏有祖陵泄水故
道宜清孝陵未脉小氏鑿石及司各建坊祭葬事情着該監撫
按作速修理禁飭而大功疏則稟已有旨而已上遂特發旨二
百餘言詳述孝陵及鳳泗二陵祭勅事情仍繕閣所給勅書以
行禮部付卽住蔣德璟奏紀

附蔣德璟鳳泗記

泗州與盱眙縣夾淮而居相距五里許度浮橋從州城外沿淮
北行十里渡小河則墓蓮山也一片皆漫土嘉靖中始改採墓
蓮云易輿以馬入御碑亭佳森蔥鬱古柏萬株數百步為紅門

寺即祠祭署也世襲奉祀朱自謙來迎引入殿前行五拜三叩
頌禮殿前盡石圍四石數十六件石馮六內臣控馮二朝臣十
四殿內三黃恆置神座德祖玄皇帝后居中南向即高皇帝高
祖也懿祖世皇帝后居東西向熙祖裕皇帝后居西東向其陵
寢神宮御苑一如孝陵及天壽剎殿門後即熙祖陵所稱萬歲
山者也高皇帝以世湮遠不較祖故斷以德祖為肇基而德懿
二陵經兵燹亦失其處故止于熙陵寢殿竹望祭焉龍脉兩自
汴梁跡宿虹互雙濟鎮起伏萬狀為九岡十八窪從西轉北夾
龍入首坐祭向丁一大坂土七殿則于午陵前地平纔數百丈
皆高數尺繞身九曲水入懷從御橋東出與小河會又前為汴

河其左為徒湖為二陳濟又前即泗州城有塔又前為大淮水
已昏從而東遠後東北入海而淮水灣環如玉帶皆進水也
又前即盱眙縣治朱希所書第一山也山不甚高巔峰盤橫亘
八九裏度正對即而前崇山又前二百餘里為大江而度後則
明堂几曲水遠玄武又後為影塔湖又後為米湖又後二百里
為黃河又數百里為秦山大約五百里之內北戎帶河而戒謀
江而十餘里明堂前後復有淮泗汴河諸水環遠而東北惟龍
自西來稍高丹徒左肩十里為掛劍山又左為洪澤湖又左為
屯山即高鎮巫支相處又左為老子山自老子山至清河縣
即淮黃文會處七陵右肩六十里為影塔湖為几因十八室又

右爲柳山爲朱山卽汴梁紅帘來龍千里結穴真帝王萬年古
壤塚今孫微奎云大水時可一尺其山較泗州城中地高可丈
餘惟御碑亭前築堤指針射而東一帶人家蔽家崇山似於明
望高峻耳耳飯村祭著朱名所因與龐煇的數廻而歸護國說
孫微祖世高句容通德鄉朱家巷人生宋季元初至元間因亂
挈家渡淮至泗州凡其風土醇厚居焉泗人杜會常推爲祭酒
居泗凡三十八年一日卧筵後掘穴墩下墩有窩遊二道士說
指卧處曰若真此必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若以枯枝試之心
上紫土乎然祖起祖故熟睡道士乃掉枯枝去十日後燃祖杖
展往驗果生葉因拔去生枝別易枯枝前道士復來心異之見

照祖在傍曰指之曰必此人易去遂語祖曰若有福致其此當
出天子語訖忽不見元致和二年丁卯夏庶祖及回其禹甫封
土即自成墳仁祖年四十六冬十二月駕南昌府胎臨淮三上
及曾國長公主遷於德離東鄉所胎之木場里淳皇后見一異
人終髯亦髯黃冠朱裳象簡披白葉一光神光輝二使吞之遂
象明年天曆元年九月十八日太祖高皇帝生聖造戊辰壬戌
丁丑丁未也避英期前歲餘平時誕之夜紅光燭天里人起呼
朱家火爰主無有也舍旁故有二部廟時聞室中語並從去室
脫果徒東北百餘步高皇帝甫生淳皇后抱浴池嘆曰家貧之
襁褓其奈何忽紅羅浮水上因取而木之今傳為紅羅障其生

文帝凡五色玉氣世名明光山有紅廟在焉廟在沂州縣東路

御正縣百二十里又高皇帝龍輦定陽金陵追建四代已建仁

祖淳皇帝陵于陽國今皇太子至漢泗祭告祖考妣於泗州

然未識古宮所在時向城西瀕河泥帛歲時遺宮殿祭洪武十

七年甲子十月十二日宗人龍驤衛總旗朱貴從軍於外年老

始歸卽畫圖貼說識認宗派指名為處葬處略陳聖興始末貴

故傳照祖北渡者上卽命皇太子至泗修建陵寢記曰祖發命

禮部製造三柩考哀冕冠服座殿後每歲大小二十六祭設祭

田一百四十九頃僉遷人戶三百一十四戶因投貴奉祀曰品

服色子孫世襲管理若步齒貴面奏國時恩賜田宅鈔錠金帶

求厥等物托費有加令置相署於貴先人所居之稍比其東南
即熙祖之舊屋基特賜奉祀官世為葬地及貴子致齋前官為
皇帝召入謹身殿賜賜一采設賜御前子德內諭以美姬官與
國同濟而揚家徽者宗保議大夫楊汝文聖寺評事楊煥基也
命改墓於陵西之黃崗上設諭戶部兒守陵戶從父一應雜色
差該守口凌湖定駭鄉里履寢在商人民理父優恤諭等三曰
却近荒田儘力開耕未不起科不傷有司衙門諭署官員你衙
門裡無利名造作也不別奉嗣是文皇帝名造泗州詣度祭告
賜金飾暨而鈔欵田地四十四所並夫役百戶內侍等官又命
朱貴子致諭泗州縣有功忽波淮仍以令牌名致至營賜生滋

語後時賜父老牛酒慰勞馬利聖承統緒遣重臣祭告景泰時
以不雨弘治時以大風傷陵樹嘉靖時以陵前山石墜以恭運
山從祀方澤以皇嗣表生以修陵工完皆遣重臣祭告萬曆二
年七月十四夜大風雨損壞殿宇門堵及湖水衝激東南角岸
命南工部郎郭子章修理并砌石堤二十年復命南禮侍曹朝
節南工部沈演用詩再築復堤二道